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一回 琉球國力士興王

大凡有奇舉者，必有奇識；有奇氣者，必有奇才。乃天地間浩然正氣所鍾，有不可得而掩抑者。既不與操莽同科，亦不甘草木共朽，斯真天下大丈夫的舉動異乎尋常萬萬也。如今人但知張子房後來興了漢家王業，身為帝者師，那個椎秦的力士，遂泯泯無聞。噫，豈真無聞也哉？吾得之漢野史矣。話說秦始皇滅了六國，殺伐兇殘，天下大亂。其時韓國有個張良，字子房，狀貌如婦人女子，而胸藏韜略。每憤不得荊軻、聶政之流為友，以快其願，乃遍遊四方，竭數年之力，散千金之貲，廣求豪俠之士，而不可得。一日渡江游越，忽見叢人聚觀，團團圍裹。中間一人，手執鐵椎揮舞。子房有心，挨身入看，但見其人：

身長一丈，腰大十圍，拔不倒金剛菩薩；目似銅鈴，睛如黑漆，看不過焦面鬼王。人稱力士，手持鐵椎，欲左則左，欲右則右，輪如千軍萬馬；斬金如雪，擊石如泥，搗著的粉骨碎身。正是：俠骨果堪酬一劍，英風自足長千人舞罷一回，將椎放下，向眾人道聲：「列位請了。小子姓陳，原是陳國人氏。力能扛鼎，氣足食牛，人都呼我為陳力士。忿恨天下紛紛，壯士無立錐之地，英雄失用武之場。小於煉此神椎，百發百中，悶坐至憤懣時，遂向鬧市舞弄一番，博些銀錢，沽酒一醉，以遣悶懷。今日來到貴地，望乞列位慨然。」連問三聲，並無人應。力士歎道：「休矣，休矣。人稱越人多吝，其此之謂乎！」遂收拾巾幘、衣服，舉椎向東竟走。子房看得明白，料道此人不凡，急急向前一把扯住，邀進酒館坐定，說道：「在下姓張，名良，字子房，韓人也。適聞見力士專用好椎，邀來坐定飲酒。」力士乃道：「既蒙高誼，喚酒保取酒來。」當時酒保擺列嘉肴旨酒，促膝而飲，歡洽生平。力士吃得大暢，問道：「群雄將起。未知何時定乎？」子房答道：「秦皇暴虐，大造阿房恣怨，長城築愁，四方鼎沸，萬姓塵蒙。唯冀慨允，意欲借足下椎，以當荊軻之匕，不知力士可行此乎？」力士道：「此事甚易。吾之神椎，百發百中，不能避的。但天下大事難與爭衡。古云：識時務者呼為俊傑。椎秦之後，君當自往建立功名，某自往海島遐荒，另尋機會。」

二人說畢，子房算還飯銀出門，竟赴長安進發，一路上免不得曉行夜住。力士將椎密藏身邊，不與一人看見，不題。

且說秦皇此時正在南浮滄海，東禪泰山。一日，回到博浪沙地方。但見：

旌旗耀日，戈戟參天。恭恭敬敬，簇擁著一朝天子；齊齊整整，擺列著百隊臣僚。鬧哄哄六街三市，雄糾糾萬馬千軍，看不盡龍車鳳輦，說不了短劍長槍。

卻說張良和力士，探聽得始皇封禪回朝，正在博浪沙中相遇，二人遂挨身立定，專俟始皇駕到，力士遂提起神椎，望空一下，如天崩地裂之聲，誤將副車一乘，打得粉碎。眾多隨從、文武官員、軍民人等，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始皇大怒，即時傳旨，大街小巷逐戶挨查，毫無蹤跡。有得許多形似可疑者，盡行誅戮。又傳旨頒行天下文武官員，細察民間有素善弄椎、強有力道士。概行梟斬；其有知而不舉者同罪。星夜傳諭天下，又殺了許多無辜。

一日，頒行到陳，陳令吳素聞治下陳力士神椎，乃暗暗差人捕捉。地方稟稱：「此人並無家業，雲遊四方，不知何往。」令無憂慮，不較隱諱，只得上表自陳道：「臣治下有陳力士者，平素弄椎，但其人不事家業，雲遊四方。臣今畫影圖形搜捉，待獲之日，遵旨施刑。」始皇見表大怒，敕限陳令尹大索十日，如若不獲，遭大將李純統兵十萬，將本處地方不論軍民老幼，盡行洗蕩。陳令尹得旨大驚，只得挨門逐戶，晝夜搜求。看到了七朝八日，並無蹤影。朝廷差了李純屯兵本界，到期苦無陳力士，即縱兵洗蕩。其時驚動陳民萬萬，莫知所措。只見郊外一人，姓陳，名勝，斬木為兵，揭竿為旗，召號眾人，大聲叫道：「朝廷因一陳力士未獲而欲洗吾千里之民，是激我輩反也。今勢在燃眉，若不舉事，則坐以待斃。吾將救百萬生靈，願從者俱來！」陳勝說畢，只見紛紛聚集，頃刻數萬。陳勝大喜，遂擁眾作亂。先設計將李純殺了，號召四方，莫不響應。後來楚漢興兵，競以滅秦。其發端皆由於子房借力士神椎一擊之力也。

且說張子房見椎中副車，大失所望，於人叢中忽然不見了力士，怏怏不樂，竟往豐沛雲遊去了。單表陳力士見椎不中，知事不濟，撇了子房，急忙轉身便走。自思秦皇畢竟大索天下，除非海外，一則可以躲避藏身，二來得以相機立業。星夜走到閩越地方，經由海口，泛舟東渡，來至一所，乃海外琉球國。沿革國王有三：曰中山王，曰山南王，曰山北王，俗尚勇力，好剽掠殺人。力士泊舟登岸。正是中山地方。其主昏虐無道，奸臣當國，大失民心。又探聽得其國有彭山島，最稱險隘，竟自來到彭山島地方住下。日前鑄成一推，在島內不時戲舞，自稱：「某本天朝椎師，偶來此地。你眾人有願學者，當傳汝妙技。」說畢，又舞一回。起初時，人推並見，半晌間，只見椎不見人，果然是星馳電閃，虎躍龍飛。眾人齊聲喝采，爭相羅拜投師。力士就住在島內，搭起台來，朝夕與眾人講習武藝，教演椎法。彭島上下，共聚有數萬人，一個個銅頭鐵額，虎臂熊腰，能爭慣戰，椎法強精。力士暗喜，登台召集眾人道：「我見你國王無道，萬民失所，況兼你等椎法俱已精熟，聞本地金銀與銅錫同價，今將金、銀、銅、鐵、錫各打成椎，每樣一萬枚，號為五金兵，殺奔琉球國內。砍了國君，剪除奸佞，為萬民解憤。某與諸君，共享富貴。時不可失，願與諸君圖之。」眾人齊聲答道：「椎師此舉應天順人，我等各願努力向前。」力士當日計點本島兵五萬，選了頭目，分為五隊：金椎總中軍，銀鐵二椎為先鋒，銅、錫二椎為後隊，擇日起兵，殺奔琉球城下。立下五寨，力士自總中軍，差銀鐵二椎兵，將四門團團圍定，令銅椎兵往山南埋伏，防山南王救兵至，即出擋住；令錫椎兵往北山埋伏，防北山王救兵至，即出擋住。

卻說國內守城官軍望見塵土蔽天，椎兵突至，急急將城門閉上，流星飛馬，報與國王。國王聞報大驚，登時聚集文武，商議退兵之計。有上相出班奏道：「水來土掩，兵至將迎，臣領倭兵退敵。」國王准奏。上相出朝，整點倭兵十萬，開城迎敵，正遇銀椎兵，混殺一陣，不分勝負。次日，上相又出兵廝殺，正與銀椎兵戰到五十餘合，不提防鐵椎兵徹了圍城兵馬，竟來助陣。上相首尾受敵，支架不住，撥馬便走。卻被鐵椎兵趕上，手起一椎，將上相打死，殺了倭兵數萬。飛馬招知國王，國王大驚無措，只得傳令緊閉四門，差倭兵死守。乃放起狼煙數把，傳到山南、山北二王。二王聞知中山王國亂，唇齒之邦不可不救，即刻點起精兵殺來。卻說山南王離城數日，忽然半路遇著銅椎兵殺出，兩下交鋒良久，山南王大敗，被銅椎兵一椎打來，正中山南王馬尾，將王掀下馬來，椎兵一齊向前活捉而去，餘兵各自逃散。山北王亦被錫椎兵打死，梟了首級，俱各回兵，赴中軍帳獻功。力士大喜，各記了功勞簿。將山南王權且羈住寨內，待打破城池，自有發落。

卻說國王，探馬報知南北二王俱被殺退，心中憂惶無計。群臣奏道：「外無救援，內而死守，必敗之道。今計城中尚有精兵二十萬，願我王傾國而起，御駕親征，無有不勝。」國王准奏，全身披掛，即刻點起大兵殺出城來。早有椎兵報入中軍帳內。力士聞知，乃聚五寨兵馬，傳令：「勝負雌雄，在此一舉。上前有功，退後必罰。」乃親自提椎出馬，擺下五兵降勢，按東南西北中，分撥金銀銅鐵錫，各依隊伍而進。國王各分兵對敵。力士出馬當先，望著中軍殺來，正遇國王。更不打話，兩馬相交，戰到三十回合，力士賣個破綻，詐敗而走。國王不知，縱馬趕來。看看將近，力士大吼一聲，回手一椎，正中國王頂門，連人帶馬，打成肉泥，逐率兵殺轉。倭兵見中軍旗倒，四散逃生。力士統領五金兵殺入城中，但見城中軍兵盡皆投服乞命。力士連忙出了安民榜，不許妄殺一人，妄取一物，違者梟示。但查平日害民奸黨，盡行誅戮。其中山王妻子，遷之城南，歲給廩餼。眾椎兵遂請力士正位。力士乃自稱大力王，國號仍名琉球。擇日升殿，大賞有功將士，擢五兵頭目為值殿將軍。仍將山南王取出賜坐，以賓禮相待，說道：「某見中山王無道，特來救此一方民。山南、山北，確是風馬牛不相及也。」即命接宴款待山南王，備鞍馬送回本山。又差使到山北，今立山北王子為主。

大力王自居王位，治國安民，文修武備，暗暗差人到中國，探聽得秦國已滅，正值楚漢交鋒，項王挫敗之際，張子房在漢王幕下為軍師。遂差官兵，將奇珍異寶進貢，隨致書於張子房。差官領命，將書呈送軍師府中投遞，子房接書展看。書曰：

琉球國大力王陳力士，致書於漢張軍師幕下：念力士與君侯萍水相逢，謬承重托，不料誤中副車，迄今怏怏。恭聞君侯功名彪

炳，遐荒知己，雀躍殊深。力士自向年東渡，見中山無道，遂慨然訓練五金兵，唾手而得，軍民推戴。尚號大力王。建立數年，無一善政，望君侯不吝金玉，時加提誨。海島小臣，幸甚，幸甚

子房看畢大掠，歎道：「我料此人義俠不凡，終成大事。」遂修書裁答，令差官拿回。

卻說倭使自轉本國回話，隨將張軍師回書呈上。大力王開看，書曰：

大漢軍師張良復書於琉球國大力王殿下：夙仰雄風，有懷靡已。忽接德音，喜從天墜。當年祖龍雖雲幸脫，而沙丘之魄已奪於一擊之間，英雄舉動，豈得以成敗論乎！近聞琉球即位，創業開基，深可慶賀。良托聖天子洪福，馬到功成。但人生駒隙，富貴浮雲，良少年與赤松子游，善辟谷，終當急流勇退，雲遊蓬萊。貴治雖遙，當圖把臂。謹布復，曷任神馳。

大力王看畢，大喜。亦思人生光陰有限，豈可戀此浮名？想蓬萊在望，回首非遙，每日與群臣整理國事。暇時修真養性，專候張子房到來。

忽一日，巡海倭兵報稱：「海上有扁舟自南而下，內止一人，素服道裝，親自蕩槳，泊在岸口，口稱要見大王。」大力王料道：「此必子房至矣！」遂擺駕出城迎接，果係子房。二人相見，喜不自勝。大力王乃迎接子房進殿，納頭便拜，子房慌忙跪下回禮。大力王急令左右扶起，自便低首八拜道：「念力士一介之夫，爰掌一國，其願畢矣。今願拜君侯為師，相從驥尾，不辭勞苦，雲遊訪道。」子房道：「君王既為一國之主，安能脫身？」力士道：「某向年謀取琉球，初非利己，原為伐罪鋤奸，救民水火。其時中山王子尚幼，某恐人心不服，反生他變，只得自立，將其妻、子，遷之城南，歲給餼廩。今其子已長，聞頗賢，可以繼立，某安得久假不歸。」遂令人迎請中山王妻、子到殿，將國事逐一交付，自便更換道衣。文武群臣、軍民人等。再三懇留不住。中山王子只得擺筵款待，又將金銀寶貝差倭使驢送。子房、力士一概不受，但收拾隨身布衣、草履，便要起身。王子率領文武官員，一直送至海口，軍民無不攀轅墮淚。子房、力士自上小舟，作別去了。王子君臣自回朝治事不題。

子房二人駕了扁舟，遍遊海島。寒暑迭更，桃梅作歷，來到蓬萊仙境，遙望翠壁參天，奇峰蔽日，果然是：

仙境不同凡世界，道心須下死工夫。

二人捨舟登岸，轉入山灣。行了數日，但聞些鳥語花香，絕不聽雞鳴犬吠。二人又行了十餘日，只見前面一山，高可接天，上有二童子，俯視山下。叫道：「來者莫非大漢軍師張良、琉球國王陳力士麼？」二人吃了一驚，抬頭答道：「某等正是。請問仙童，何以知之？」仙童道：「我師知汝二人功成學道，今日當來，特差我等在此接引。可從山之東麓取路上山，便是蓬萊絕頂也。」二人聞說，大喜，隨從東麓上山，與童子施禮畢，仙童向前引導。來至蓬萊殿，一同進內。殿上坐著亦松子、黃石公。子房迎見，仙風道骨，比前授履時，更自不同。二人向前拜了仙師，仙師道：「汝二人夙有仙緣，今成證果，急流勇退，俱得長生。」遂命仙童擺列仙酒、仙肴，與子房、力士洗塵。階下奏起仙樂，二人如身在雲端。自覺塵心盡絕，道氣不凡，俱得長生不老，位立仙班矣。

看官，你道子房、力士皆能成證仙緣，卻是為何？此正天地間一點浩然正氣，亙古長生，視富貴如浮雲，棄功名如敝屣，從來義俠可以證仙，所以俱得身步蓬萊，名登仙府，豈尋常者所能到乎？詩曰：

到頭問功業，老子其猶龍。

漢鼎在何處，身名向赤鬆。

卷舒任吾意，壯節表蒼穹。

力士豈不奇，千載慕英風。

雖為琉球主，應是一代雄。

安得終泯沒，青史顯高蹤。

總批：斯人泯沒久矣，得此表章一番，愈見英雄；奇勇奇謀，久而彌顯。